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88
21 March 1977

CHINESE

第一九八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扬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u>理事国</u> ：贝宁	洪加武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巴迪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委内瑞拉	孔萨尔维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请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四点二十分开会

主席的发言

主席：这是安理会三月份第一次召开会议，在讨论议程上的项目之前，我愿借此机会，感谢各位同事对我的前任，威廉·斯克兰顿大使所说的许多友好和推崇的话，我还要向各位保证，在未来的岁月里，当我们共同致力于追求宪章所揭示的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目标时，我期望与各位建立富有成效的同志般的关系。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也愿对最近在罗马尼亚境内所发生的剧烈地震，和对这次地震造成的大量的、令人遗憾的生命损失和广泛破坏，向罗马尼亚达特库大使和罗马尼亚政府表示我们大家所感到的同情。知道有那么多国家对它提供了援助，确实令人感到鼓舞。

作为主席，我也愿向贾帕尔大使，并通过他向印度政府，就最近那个伟大的国家的总统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哀悼。

最后，我也愿代表安全理事会向联合王国的詹姆斯·默里大使，对他担任二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工作，表示感激。在那个月里，他接掌了本该属于我的朋友艾弗·理查德大使的繁重工作，我无法亲自出席，令我感到遗憾。然而，我的同事们已经告诉我，默里大使在主持安全理事会的正式会议和在二月份安全理事会召开的非正式协商时，都有出色的表现，我愿代表我们大家感谢他的努力和他的耐心。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295)

主席：埃及、印度尼西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七国代表写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刚才列入议程的问题。按照惯例，我提议，如果安理会同意，就依照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

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我刚才提到的各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席位有限，请上述各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希望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邦先生；利比里亚代表布鲁克斯-伦道夫女士；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斯里兰卡代表方塞卡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和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安全理事会就要审议南非问题，其中特别包括该政权的种族主义镇压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际和平和安全造成的威胁。也就是这些政策，影响到纳米比亚，因为非法的南非当局对纳米比亚就采用这些政策。

“因此我要向你表示，纳米比亚理事会愿意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并愿意由我本人以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身分为首，包括布隆迪、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波兰各国代表所组成的代表团代表出席。”

以往，安全理事会在审议有关的议程项目时曾邀请其他适当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参加。因此，如果没有人反对，依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他的代表团发出邀请，似乎是适当的。

既然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这一程序。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席位有限，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他的代表团，在安理会会议厅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希望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纳先生（赞比亚），和代表团的
其他成员，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今天我收到了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的二封信。 第一封信的内容如下：

“我们这些在下面签名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代表荣幸地要求：安全理事会在目前专门审议“南非问题”的各次会议期间，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非洲人大会的姆法纳富蒂·约翰斯顿·马卡蒂尼先生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波特拉科·勒巴洛先生发出邀请。”

这封信将作为安理会第 S/12299 号文件分发。 第二封信的内容如下：

“我们这些在下面签名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代表荣幸地要求：安全理事会在目前专门审议“南非问题”的各次会议期间，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奥洛夫·帕尔梅先生和阿卜杜勒·明提先生发出邀请。”

这封信将作为安理会第 S/12300 号文件分发。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信内的要求，依照第三十九条，对马卡蒂尼先生、勒巴洛先生、帕尔梅先生和明提先生发出邀请。

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会在安理会议程进行中的适当时候，邀请这几位先生发言。

安理会本次会议在议程上列了一个项目，题目是，“南非问题”。 这项决定是应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以三月份非洲集团主席的身分，代表联合国非洲集团于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来的一封信而作出的。 那封信 (S/12295) 提到大会及安全理事会先前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提到大会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和十一月九日就题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项目通过的第 31/6 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九日就安理会讨论的题为“南非的局势：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在索韦托和其他地区进行的屠杀和暴力行为”的项目通过的第 392(1976)号决议。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232)，传达了大会第31/6 A-K号决议全文，并特别请安理会注意第31/6 D号决议第1和第2段，和第31/6 K号决议的执行部分。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南非问题。

发言人名单上第一位是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大使，他也是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的代表。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与你一道向罗马尼亚和印度代表团，表示同情。

我今天不得不提请安理会注意南部非洲全面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我们所面临的不再是对该地区和平的想象中的威胁。也不再是将来会爆发战争的问题。南部非洲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这一事实需要我们采取快速有效的行动，解决迁延已久的冲突根源。因为，要是我们不这样作，这场冲突就会不可避免地变得更为严重，有可能波及非洲其他地区。事实上，它可能产生这一代最严重的国际危机。

我了解到，安理会的某些理事国认为我在夸大其辞。有些理事国最近在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上次辩论中，才说过他们看不出南部非洲的和平有任何受到威胁的迹象。我不知道任何人所说的话如果与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显然不符，他怎能自圆其说。

一九七四年，英勇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人民的独立斗争赢得了胜利，结束了历时几个世纪的葡萄牙殖民统治，有人会以为，非洲残余的少数统治集团可以从这种胜利中学得教训，会真心诚意地与代表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大多数人的组织进行谈判。然而，它们不幸采取了消极态度。它们决定设法粉碎解放运动，抹杀人民对自由独立的要求。结果使危机加深。南非已经派遣了为数五万多名的军队和警察进入纳米比亚，力图在该领土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继续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史密斯政权已经用尽了人力物力，妄图维持在津巴布韦的殖民统治于不坠。。况且，南非正在积极动员以遏止去年六月开始的内部叛乱事件。在

这种情况下，谁能真正说没有危机呢？我们不是濒临战争，而是处于战争之中了。这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种局势。联合国的非洲各国代表，包括我本人在内，过去再三要求对南非采取行动。我们提议过强制武器禁运，我们提议进行谈判。我们还提议举行会谈、会议、执行经济制裁和采取上百种其他措施。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已做到的是微乎其微的，非洲的要求既然屡遭碰壁，可以做得到的也确实相当的少。我们现在的处境尤坏于以前，正对着一个不久就要失去控制而日见升级的危机。

在目前阶段将我的发言以请求通过一项决议草案为限，这项决议草案将要求各会员国停止对南非再作投资和贷款。我了解到这项建议与有些理事国的看法背道而驰。这些理事国似乎认为和平过渡到多数统治是有希望的。他们主张，继续投资能够加速南非经济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对非洲人民是有利的。我们又听说，外国投资的扩展会鼓励社会改变，并可为强迫性的改变推波助澜，如果一任南非政府自行其是，南非政府也许是很不情愿进行这种强迫改变的。

我尊重这种论点——关于这种论点我们已经听得很多了——不过我很遗憾，我不能接受这种论点。因为，在我看来，这种论点显著地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事实上，说得客气一点，这种论点也是一种天真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不需要在这里以经济为理由，指出它在技术上的缺陷。一些学术出版物，以及一些联合国文件已经透露出这些缺陷。我想指出的是，这种论点根本就是错的。它没有考虑到现在南非的实际状况。

我们的讨论必须基于下列事实，那就有南非现在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依然在快速地扩展军力之中。一九七二年南非的国防预算略多于四亿五千万兰特。到去年，预算内的军费总数提升到十三亿四千八百万兰特左右。下一期的军事预算估计在十七亿至二十亿兰特之间。因此，看来似乎国防支出在四年之中增加了四倍。政府总开支约有百分之二十用于军事用途。不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一个极高的数字。它表示南非现在把军事摆在第一优先的地位。

过去几年的努力，已使南非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建立了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四年前，南非和平时期服役的部队约有七万人。今天，南非的国防部队超过了十万人。还有三万五千多名警察，并有数目相同的后备警察。据估计，遇有紧急状况，南非能在二天以内动员将近二十万人。

南非国防部队的装备，既精且多。陆军拥有将近二百辆新式坦克，一千多辆装甲车和数百辆装甲运兵车。它拥有最现代化的电子和通讯设备。南非空军有将近五百架战斗机，其中包括几个幻影Ⅲ式和幻影F-1式中队，羚羊式攻击机大约二百架直升机。陆军和警察配备了最新式的小型武器和特别装备，用以镇压所谓的平民暴动。几乎所有这些装备都是进口的，或是外国特许在南非制造的。其中大部分是在最近几年中进口的。

南非已经十足地暴露出它的军事扩张的用心。它最近显示出某种外交上的弹性，特别是它在表面上鼓励在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以所谓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尝试。但是，它的基本目标与以往并无二致。南非打算维持并保获所谓的南非生活方式——也就是剥削和压迫非洲次大陆人民的少数统治制度。正如一位观察人员最近所写的：

“尽管在形式上有些显著的改变，南非的外交政策仍将依赖它在过去多年中作为基础的原来的三项因素的综合运用：军事上作好准备、对黑人国家采用某种形式的“开明政策”、和继续设法与西方国家达成非正式的安全安排。”

因此，南非企图发展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保证“稳定”。而且，南非政府已经认为，要达到“稳定”，它必须对在整个南部非洲使用武力有所准备。南部非洲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国家组成的体系，而南非政府认为它必须使它的邻国都是对它“友好”的政府。南非因此便可称霸一方了。它现在企图支配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就以当前的危机而论，它的军事力量对邻国或甚至较远的其他国家都构成持续的威胁。南非已经显示出，当它认为它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它能够并且会袭击其他国家。它已经全面进犯了安哥拉。它的占领军队强占了纳米比亚。它攻打过赞比亚，而且它过去和现在都在持续不断地对史密斯政权给予军事援助。

南非的行动不象是一种“探讨各种可能以达成和平转变”的政策。它的政策实际上是一成不变的，侵略成性的。它已经变成一个黩武的国家，不是为了促进改变，而是为了阻挠改变。南非军事行动的范畴只能表示它企图“保卫自己”，维持现状，而不计人力物力的代价。因此，在迫使或说服南非改变它的姿态之前，是不可能在南非甚至在南部非洲取得真正的改变的。而且，除非找到实现这种改变的方法，南部非洲是不会有和平可言的。

显然，南非的军事扩张对我们今天的目的有重大的意义。近几年的快速军事扩张，已经需要作出重大的经济努力。它必须动员人力、原料、资金、外汇和技术资料，以保证满足国家的军事指标。此外，由于军事方案的范围非常广泛，所以对经济资源的需求非常沉重。南非政府掌握了经济大权，于是对各种资源便可作任意分配。因此，维持国防的方案现在便在该国经济政策中得到最优先的地位。

南非现在正在推行所谓的战略扩张方案。该方案有二项目标：扩展南非的军力，并改善它的战略地位。过去三年来，投入有助于达成这些目标的方案的经费已经越来越多。南非政府本身在武器、战略研究、运输和通讯上，正在花费大量的金钱。国营企业也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大量的金钱已经花费在石油勘探、煤矿扩充和工业矿物的生产上。甚至由私有企业独占的制造部门也已经动员了。标准银行最近在它每月出版的《月报》中描述当前的情况如下：

“在制造业半国营部门的项目里，集中于石油技术、产钢、铝铀储存、炼油和发展电力、煤气和用水，主要为的是加强南非的战略地位。”

南非政府因此正在大力推动该国经济的增长。因此，所谓的“战略增长方案”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外交问题。南非的经济部分仍是一种依附经济。该国拥有的工业基础仅有部分发展。它至今还不能发展它自己的现代技术，尤其在电子仪器、军用飞机、机械工具、重装备、电子计算机、通讯设备、汽车设备和先进武器等方面。现正推行的这种增长方案，必需进口非常大量的精确技术和设备。因此，就外汇而言，这是极其昂贵的。

如所周知，南非在近年中，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数年来，南非的进口品数量一直超过其出口品数量，流动帐户上的赤字也出现了很久了。近数年中，流动帐户上的赤字已经变得为数庞大。一九七五年南非的经常赤字是二十四亿美元。尽管南非政府在去年努力减少进口，并大力扩展出口，初步估计其一九七六年的赤字仍有二十亿美元。

最近这些特别大笔的赤字，固然部分由于近数年金价的暴跌，和世界经济衰退影响到南非出口的增长。然而，造成大笔赤字的主要原因却明显地是由于南非为了保证其所谓的种族隔离的安全而从事军事活动的费用。政府的开支巨额增加，而资源已经转移到需要大量外汇的生产部门。南非储备银行最近报导说，政府开支已把国内开支总额推到非常高的水平，并且“特别”集中于：

“……特别是国防设备、贮存战略物资，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间电视机的初步付款和公共机关和公共企业的大型项目持续的大笔开支，所有这些都来自进口。”

我现在谈谈对南非的外国投资和贷款问题。

南非从未克服过它对外国资金的依赖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多年来，外国企业和银行在提供资金，协助南非资本形成上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南非一向保持净资金流入。近几年流入南非的资金的数额已经大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例如，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间，对南非的投资总额增加了将近八亿兰特。对私有企业部门的长期贷款增加了十亿多兰特。对中央政府和金融部门的长期贷款增加了十三亿兰特左右。总而言之，南非的外债总额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间增加了将近三十七亿兰特。

现在还没有一九七六年的负债数字。然而，迹象显示，即使在此时此刻，也有大量外国资金源源流入南非。一九七六年新流入的资金目前估计约为十一亿美元。这些资金首先被用来弥补南非在其流动帐户上的赤字。所以，这些资金正帮助南非政府推行旨在支持当前军事扩张的经济政策。这些外国资金足以使南非避免大笔赤字通常引起的问题。这些资金使南非即使资源不足，也能苟延残喘。在

这种情形下，南非的并不量入为出的倾向，与只消费而不生产无关。它是有计划的军事扩张政策的结果。

有时有人说，这些证明不了什么。例如，外国银行的发言人时常说，它们只是借钱给南非的公司或公共机关，至于钱怎么用，它们不能负责。这种理由最初似乎还有些说服力。然而，更详细的观察各项事实以后，它就完全站不住脚了。首先，我们必须记住这些贷款和投资是有来龙去脉的。接受这些贷款和投资的国家的政府正在破坏联合国的《宪章》，而且剥夺了该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基本人权。这个国家和这个政府正在从事经济动员，以保证继续执行种族隔离政策，并对南部非洲进行殖民统治。在这种情况下的经济和金融援助就不是“正常的交易”了。它是给予一个罔顾法律、穷兵黩武的国家的援助。

此外，要紧的是认识到，为了空中楼阁而投资或贷款的事是少而又少的。投资都是有的放矢的。明显的事实是，现在流入南非的金钱，大部分用于作为该国“战略增长方案”基础的各种项目。目前的情况一清二楚地显示出，该政府将使用大量可以动用的外汇，来购买武器和有关的技术。

该国政府现在单单花在武器这个项目上的费用，每年就在二亿兰特以上。此外，对南非政府经营的供电委员会、南非钢铁公司、南非煤、石油和煤气有限公司等公司，也正给予许多贷款。正是这些公营公司担当着执行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责任。因此，外国资金正进入下列部门，例如运输、通讯、石油技术、铀和电子仪器等，而这些部门正是南非军事扩张的主干。确实，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详细的数字，大笔外国贷款甚至外国投资会涌入这些部门似乎已是明明白白的事实。

因此，揭开表皮，事物的真象往往和它的表面是不一样的。我们最近听到种种的奇谈怪论，说什么外国投资有助于减轻南非和次大陆其余地区绝大部分人民的困难。有人甚至说，外国投资和贷款实际上最后可以消除种族隔离。我们过去也许太容易相信这种话了，因为这种论调很少受到仔细的分析。我希望通过稍微密切一点地观察问题，能把实际发生的事情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

目前外国投资并没有用来改善南部非洲的情况，这是一清二楚的。外国资金没有用于农村地区的农业发展，或用于改善非洲人生活的社会方案。南非政府当然不会随随便便地将这些资金，或这方面的任何其他资源，用来摧毁种族隔离。正好相反，就是靠外国投资和外国贷款，南非政府才能建立并维持一个黠武的国家。这些资源正在直接地、具体地帮助南非维持令人厌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和殖民主义。基于这个理由，就必须停止这些援助。

本组织处理南非问题，尤其是种族隔离问题，至今已三十一年了。设立了各式各样的委员会和工作组来处理这个问题，它们多年来的工作，单就经费而言，就已使这个国际社会承担了难以数计的费用。

我曾经要求主管行政和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提供联合国在关于种族隔离问题上所花费的累积数目。他告诉我，计算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七三年种族隔离问题这种特别活动的开支总额的必要历史数据，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有从一九七四年起，才可作出有意义的估计。

秘书处一些有关单位的部分帐目，其中包括反对种族隔离中心从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从一九六三年一月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从其创立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和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也是从其设立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为数达1,550万美元。这些数据仅与直接费用有关，而不包括非直接支出，例如会议事务费、或新闻开支等。

从这笔投资，我们能够得出什么具体结果呢？我们当然没有克服种族隔离，也未能砸烂它的墙脚。话说回来，它也许还有一点积极贡献，那就是唤起了世界舆论来注意这个问题和它的危险性。

因此，对南非采取更勇敢、更果断的行动的时候已经迫在眉睫了，我们应该不再迟延地采取这种行动。

在现阶段，我愿预先通知安理会各理事国，那就是将由安理会不结盟理事国和其他理事国提出，而现在仍在磋商谈判中的四项决议草案，将在这次辩论中提出。

这些草案简单明了，没有引起争议之处。其内容与本组织《宪章》和安理会权限是附合的。它的目的是要加强以前由安理会通过，劝服南非不要推行令人发指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各项决议。考虑到南非情况的严重性，草拟这些决议案应该是在目前情势下我们所能做到的最起码的事。我们认为，处理这些情况需要更强有力的措施。然而我们认识到，对这个严肃的问题，安理会达成一致的意见是很要紧的。因此，我们选择了利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和平方法，来达成一种起码的，显然客观的目标，我们希望这些决议案在适当时刻能够获得无异议通过。我们相信我们的决定，经安理会通过，并经各会员国执行后，将加速南非罪恶势力的崩溃，提高世界和平的希望。

主席先生，这是我首次在本月份安理会发言，我谨代表我本人及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也藉此机会，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会同你充分合作。我国代表团感到欣慰的是，指导着安理会辩论的是一位坚决支持人民自由，热烈保护人权而为我们相知多年的杰出兄弟。我们相信，由于你的干练和才智以及真正的正义感，我们的努力将会得到高度地鼓励和正确的引导。过去数星期中，华盛顿贵国政府和在这里各个会议厅里贵国对国际关系的内容和形式所采取的态度，已使我们感到耳目一新，令我们觉得快慰。我们真正高兴地注意到，崇尚道义和开诚布公，现在已受到重视，我们对于这些品质有极高的评价，我们知道这些品质在你自己的精神、信念和才能中，也是根深蒂固的。我们认为，这种改变对本组织有益，因此，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使它产生理想的结果。

我愿引用詹姆斯·卡特总统——我知道他宁愿被叫作吉米·卡特，正如同阁下宁愿被叫做安迪一样——在今年圣帕特里克日，到联合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时，所发表的名言做为结束，他说：

“在南部非洲，我们将运用和平方法，致力于协助达成多数统治。我们相信这种基本性的变化，是可以达成的，对黑人和白人都有利……。如果连这点都作不到，就会有长期的种族战争，对大家都是很悲惨的。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大使，他是非洲集团三月份的主席，也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哈里曼先生（尼日利亚）：这是第一次，我以非洲集团三月份主席和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来到安全理事会作主要的控诉人。蒙理事会和主席之许，我要保留我国政府的立场。明天，我国外交部长将清楚地阐明我国的立场。就南非问题而言，我确认，在这儿的人都是控诉人，我相信我在这里的发言将总括各种意见，也包括我们当中最反动的意见和极犹疑的态度。

这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就南非的一般性问题，向安理会发言。我要感谢主席和安理会的理事国，给予我和我所代表的集团，以及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这个独特的机会，我荣幸地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

我也要向安理会的主席，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安德鲁·扬大使祝贺。过去，我曾经透过美国的新闻机构表达我对扬大使的观感。我相信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看过了这位年青有为的人的履历，我坚信，他还有更辉煌的前途。他把一生奉献给这个国家少数民族的民权运动。从他就任以来过去几个月的声明判断，我看到每一个迹象都显示，他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工作将保持这种人道主义的传统。

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几天以前的晚上，联合国会员国能荣幸地请卡特总统致词，他的政策重点反映了他对全体人类的公平和正义抱有同样的热诚。主席先生，我们希望你将你对美国基本人权和自由等种种准则的经验和了解应用到国际上。

主席先生，我在许多场合和你交谈，倾听你的观点，我发现你具有许多伟大的品质，我认为表达我个人的钦佩是十分恰当的。你是彬彬有礼、坦率的，也是热诚谦虚的，虽然几天以前，你自称是“生来高傲”的；我还要说，从你的种种活动和在你办公室非正式交谈时的举止看来，你是坚定不移的。这些品质不仅给联

合国我们当中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来也使你和许多非洲领导人的关系十分亲近。

请让我更进一步说，在我们所代表的许多国家里，你的品格和声望影响到我们对你所代表的新政府的观感。甚至在我们对美国新政府的政策有一点点了解之前，这就有助于使得若干非洲国家改变对美国的印象。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抱了极大的希望。我很高兴地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感到绝望。能和你共同工作，我们感到振奋。你不仅是安全理事会的主席，而且也是贵国的常驻代表。

美国在安全理事会里有极大的力量和特权。当然贵国也有重大的责任和义务。我坚信，阁下和贵国政府已准备本着信念一心一意来担当起责任和义务。我希望，国际社会彼此合作能超越历史、地理、通讯、种族、民族主义和思想等种种障碍，然后一定能促成一个新时代的诞生，那时，我们能自豪地说，我们竟然摆脱了战争和冲突、摆脱了两极分化的南北之间的思想对立和持续的斗争。那时我们的注意力就能集中于如何在安定、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建立和平，以利世界全体人民。

我们祝愿你任务顺利，我愿说，非洲、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你曾非正式地会见了它的成员——以及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祝愿你联合国的事业成功，也愿你如人们所期望的，代表贵国在一切方面推动联合国系统的各种事业。

我相信，整个南部非洲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也同样抱着这种期望。对他们来说，这几乎是他们最后的一线希望，就好象激励溺水的人去抓住每一根稻草，去抓住不可捉摸的波浪，甚至要抓住涟漪的那种希望。非洲黑人的处境无论如何可以说是十分悲惨的。对他们来说，未来一向有如幻景。由希望而变成失望。一九六〇年沙佩维尔事件之后，他们和我们一样，希望国际社会能具体地对南非压迫政权施加压力。真正的表现很少。事实上，也有很多事情，不过只是提高了西方的既得利益。在索韦托事件后，我们再度期望那些能够影响该种族主义政权

使其有所改变的各国作出比较强硬的行动。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很少西方国家代表的眼光能超越它们在南非狭隘的既得利益。

今天，南非持续地存在着种种逆流：殖民主义、奴役制度、种族优越感、人类弱点、贪图利益和贪婪的欲望。我们见到极度物质主义造成的倒退现象，恐惧气氛下出现野蛮行为。而另一方面，被剥夺权利、被压迫的人面对这种情况也起了反应。这是恐惧的多种症候。人失去冷静，不能接受权力最终属于多数人民这件无法改变的真理。这些都是南部非洲问题的症结所在。

住在南非的那些对多数感到恐惧的人，继续变本加厉地以仇恨和压迫的阻隔来隔离多数人民，来加强防备多数人起来行动。这种恶循环加深了仇恨，横加压迫毫无限制，结果使富有者和被压制者都同样感到处境更形险恶。再者，又加深了两边更趋极端。事实上，由于种族阻隔的建立，种族间的怨愤和冲突更形根深蒂固。得到利益的种族搞出来的非刑和压迫办法愈多，处境不利和被剥夺权利者就更加感到非拼命挣扎不可。

能想到历史的人很容易看出，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不屈不挠的求变的趋势正在兴起。中世纪的封建领主、独断专行的帝王和贵族、奴隶时代的农奴主和殖民主义都被时代淘汰了。现在是人类历史的另一个纪元，种族主义将被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所毁灭。

人类历史上的所有这些现象毫无例外都造成了怨愤，引起了起义和战争。从历史看，时代始终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只有在被压迫者常在外来力量支援下直接采取主动，才会促成变革。这种支援经常也可能是由于外部的利益或价值观念彼此冲突所促成的。使某些人感到惊恐的是，一个世代代民族的炽烈的怨愤火焰是难以压制扑灭的。这些制度之下的后代经常会揭竿而起从事革命，导致人类历史上的永久变化。

促成这种变化的所有因素都在南非存在着。那些一向支援非洲解放运动的各

方自然都成为非洲的朋友。推论下去，那些不这么做的也就不是非洲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只有在有助于实现人的目标时，才是重要的。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立场是以许多谬论为基础的，它的支持者的种种政策也是如此。第一个谬论是有关思想的，是与共产主义的威胁有关。其次是在西方全球战略范围内与好望角航道的安全有关。第三则与保护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价值准则有关。第四是与西方的既得利益在制度改变时的风险问题有关。对这种虚伪说法认为足以采信的不是天真无知，就是自欺欺人。

我的反应就只是向安理会提出几个率直的问题：第一，人在被奴役的状况下如何能明确地表达自己可能选择的政策呢？南部非洲各解放运动难道曾经有机会可以根据人民的意愿来作任何选择吗？

第二，为什么好望角航道应该被白人控制？难道所谓的白种人就是自由主义唯一的监护人？或是说黑人是世界上反西方的因素吗？

第三，沃斯特之流如何能一方面谈论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民族主义，一方面又鼓吹非基督教的种族沙文主义价值呢？

第四，随着西方既得利益的增加，他们对南非所承担的义务难道不会更多？西方各大国在保护他们在南非的利益时，难道不该对未来比对现在更加感到关心？

我们要脱离那些金钱可以买到的势力。我们要探讨能应用于南部非洲的原则和政策从而充分反映我们在自己国家和联合国内所珍爱的价值体系。奇怪的是，甚至在最前进的国家，其外交政策和国家价值体系似乎也存在着某种冲突。基本上，这是价值的冲突。政府为了少数投机者的利益，蔑视国家的价值观，借以欺骗人民。

历史上的伟大领袖是不回避问题的，他们是正视时代和局势的现实情况。用非洲一个有智慧的黑奴的话来说，那些领袖就有勇气改变那种应当改变的事物。

短期的利益不应当超越长期的利益，绝不能因本身的利益而牺牲原则。当代的一位伟大领袖戴高乐将军面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时，不惜冒军政叛乱的危险数度险遭暗杀，事实上也在向政治自杀挑战。他准备牺牲自己，冒着内战和法国第四共和崩溃的危险，他采取了坚决立场，勇敢地与正义和公平站在一边。对当前的几位领袖，我们无法作出同样的评价。他并没有牢牢抱住帝国狂热的幻想，他也没有基于利害关系或法国殖民者独有利益来考虑。

南部非洲的问题必须以这种背景情况来看。沙佩维尔事件的发生到今天已十七年了。沙佩维尔事件使安理会提出抗议。从沙佩维尔事件起到去年六月十六日的索韦托事件为止，世界许多大国除了售卖更多武器、提供更多投资贷款、进行更多贸易之外，并没有什么作为。

让我们回顾，我们曾经采取了什么行动以求约束——如果不是制止——南非种族殖民者的压迫暴行和少数人继续篡夺权力的现象。那些所谓有权利和特权的国家并没有遵照他们随便解释的《宪章》行事它们是怎样控制日益恶化的局势，是如何避免打倒这个令人厌恶的制度呢？这种制度就是种族隔离的罪行，反对最基本人道主义方式的罪行，蛮横的杀戮，日益增加的基于种族优越论的压迫和镇压措施，不把南非黑人当做人，使他们永远处于奴役状况，同时又篡夺了他们的国家。

去年在大会就种族隔离问题进行辩论时，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个成员国的代表——该国领袖传统上一向是西欧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前卫——作如下的发言：

“鉴于在南非实施种族隔离的立法措施是通过立法程序的，可能用和平变革的办法是取消种族隔离的最好途径。”

恐怕这是一种滑稽的说法。它绝不是解决整个种族隔离制度问题的一种明智的办法。

其他的人则参照他们自己各别在人权和民权运动方面的经验，不主张采用彻底解决的办法。然而，与那些在南非有更多长期利益的各国相比，发表这种言论和提倡这种办法的这些领袖和政府应当更加关切情况，因此我要简略地谈到种族隔离问题的实质。

我们不要把种族隔离制度与违犯基本人权一事相混。我今天曾说过，种族隔离并不在《世界人权宣言》的范围内。它是在更低级的价值准则上形成的。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理论，种族隔离是独创的事物，只能与历史上所经历的野蛮时代相比。在这种制度下，一个自封的少数白人政权擅自僭取权利，实行基于种族优越原则的法律。今天在南非的人和人的关系是，一个白人少数政权颁布了许多套不同的法律，根据民族皮肤的颜色和头发的质地，来管制邦国内的人民，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持他们少数人的特权利益。人类的价值真是陷入了深渊。用更狡猾的歪曲的逻辑，他们把黑人降到外国人的地位，成为所谓的家园——班图斯坦——的土著。然而，他们的诡计还不完全，他们已经把每一个非白人变成南非“白人”国家里的外国人，还要想办法如何处置亚洲人和所谓混血人。

我们一定要面对事实，事实是这样的。首先，从历史上看，荷兰人在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之后抵达南部非洲的，从那时起，葡萄牙人就从那部分非洲的土地上被撵走。事实是，没有经过自决和实现多数统治原则的过程，英国人就把自治权授给这少数殖民者，这样就把这个问题和南部非洲的局势更为突出，而把南非该政权的地位贬沦为白人种族主义移民的殖民主义政权。

然而主张平等的不是这些移民殖民主义者，而是黑人。把多数赶跑的人并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是外来殖民者的后裔。这些压迫者、镇压者、横施非刑和杀人的凶手不是多数，他们只是少数的外国人。

然而，非洲人本着他们传统的宽大和容忍精神，在《卢萨卡宣言》、《达累斯萨拉姆宣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自由宪章》和阿扎尼亚泛非洲人大会的各项声明中体现出这种宽宏的精神。我们承认就 400 万白人殖民者而言，南非已经成为他们的家园。我们只要求在南非所有种族集团享有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实现多数统治。

其次，该政权通过这种立法程序，把行不通的劳工道德律强加在南非的黑人身上，把黑人降到农奴的地位，把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变成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

第三，在班图斯坦化的手段下，南非黑人被迫挤在所谓的家园，都是彼此不相邻接的一片片不能利用的荒漠草原。黑人被贬低到这种贫困、悲惨和不能自立的境地，目的是永远把他们当作在白人农场、工场和厨房工作的廉价“移民”劳工的后备人力。

沃斯特干脆这样说：

“的确，有很多黑人替我们工作。我们必须把他们完全隔开，但是他们仍然将世代代替我们工作，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我们需要他们，因为他们替我们工作，但是他们替我们工作这个事实绝不能使他们有权要求获得政治权利——现在不能，将来不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

这是约翰·沃斯特在众议院上讲的话。我要从南非政府委员会的报告中，再引用他的话：

“只有在当地土著愿意进入都市地区来伺候白人的情况下，才能允许他进入这些实质上是白人创造的天地。他一停止这种伺候，就必须离开。”

在班图斯坦化的制度之下，南非的黑人在自己国家的公民权就自然遭到剥夺。如果他在组成九个或十个班图斯坦的200个飞地以外的任何地方工作，他就变成了一个暂时的逗留者。这些班图斯坦地区是一片片分隔的土地，仅仅占南非整个面积的百分之十三。实际上，就是说180万或200万黑人被迫居住在远离矿场和城市，占该国面积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土地上，而把包括最肥沃的农业地区和最富饶的矿业地区在内的百分之八十七的土地保留给白人。沃斯特的前任，维沃尔德博士说，只要农人和牛同样耕种土地，种族就不会一体化。这就是在南非的制度下，黑人和白人的关系就降到这种程度。就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了这种原则，南非搞出了一个班图教育制度，其理论是不能允许非洲人寻求某种形式以外的劳动，有人说得很清楚，这种形式就是“牛的任务”。

第四，黑人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的和平反抗一向总是导致了蛮横的屠杀、禁令、普通的暴行、酷刑、终身监禁和杀害拘留在监狱里的黑人。他们要求的不过是公道和正义。他们一向都是没有武装的。我们在联合国系统里各处放映的影片里能看到除了一些拾起棍子和石头的儿童之外，南非人从来没有武装的。

第五，制定黑人文化教育有一个模型，就是置黑人于一个永远被奴役的阶级。黑人在开始接触到文化的时候，就受控制，常离开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也脱离了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和体验。这是一个持续悠久的非人性化的过程。

第六，经济权完全操在白人手中。外国投资和贷款，以及与南非活跃的贸易关系使南非能加紧剥削廉价劳工，以榨取无耻的利润。西方国家的公司和银行，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一些西方国家政府，都继续利用黑人劳工悲惨无助的处境谋取利益。这些黑人劳工提供劳力，但没有谈判工作条件的权利。他们只能得到维持生活水平以下的工资，没有任何选择。

第七，在军事领域，有几个西方国家拒绝实施志愿性武器禁运，而继续武装比勒陀利亚法西斯集团以谋私利。就是为了保持这种基于持续加紧压榨黑人所得的既得利益，实施强制性制裁以求迫使该政权改变政策的建议不止一次遭受到这些西方国家的三重否决。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南非在南部非洲的新的活动。该政权是利用西方国家的援助和西方国家通过直接运送和出售执照两种方式的参与，建立其军事体系的。南非当权者毫无困难地可以得到军事设备的所谓备件和组成部分。这样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仅能继续进行压迫，而且还能公然蔑视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对纳米比亚所拥有的管辖权，并继续向本组织进行勒索。靠了这些援助，南非继续蔑视纳米比亚理事会和纳米比亚专员，把他们的地位贬降成有名无实的机构，而不顾该理事会一致的决议和联合国关于行使其对纳米比亚人民和领土神圣义务的一切宣言。

某些西方国家纵容南非蔑视对罗得西亚所实施的制裁，同时对南非大加吹捧，

认为它在解决罗得西亚白人少数叛乱问题方面起了据说是值得赞扬的作用。

安全理事会不断通过强制制裁罗得西亚的决议，但不对南非实施任何制裁，这就是这种制裁行动的大漏洞。

虽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联合国和各非洲邻国的敌对态度更加明显，在我看来对罗得西亚所作的价值判断和对南非的有所不同。在安哥拉、赞比亚和莱索托，敌对态度表现得很明白。

事实上，尽管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这种有差别的行动使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应用《宪章》第七章来对付罗得西亚是并不困难的，因为在伊恩·史密斯非法片面宣布独立的时候，西方国家在该国的既得利益有限，同时又留下了漏洞，可以通过南非下手阻挠这些制裁；因为罗得西亚不是原料的重要来源，所谓的战略重要性又很小。它的市场有限，也许还因为罗得西亚对英国主权利力的反叛牵涉到英国的自尊。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去年发表一项报告有关“南非境内冲突急剧升级，可能会变成下一个主要国际战场的危险问题”。正如最近瑞典奥洛夫·帕尔梅——我们盼望在这次辩论期间他会出席安理会——所说的：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压迫和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已经构成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种族隔离制度在性质上就是一种只有用武力才能维持的暴力制度”

我个人还要加一句，我们也只有用武力才能打倒它。甚至愿意在种族隔离制度的束缚下工作的祖鲁酋长加沙·布西莱齐去年都说，种族主义政权不作让步等于是白人“一定要引起一场流血革命”。在索韦托发生屠杀后不久他接受访问，在谈到种族隔离制度时，他又说，“需要做的并非仅仅是解决问题的小枝节，而是根本改变制度。隔离发展并不是一种政策，而是一个问题。”

最近，奥洛夫·帕尔梅爵士也说：

“正当的外国干预是支持解放斗争，削弱仍然坚持白人地位优越的、顽抗这种外国干预的势力。那种继续在该地区进行大国争霸的那种干预是不对的。”

随着一天天的过去，西方社会从坏的一方面日益卷入南非的命运。我们看到南非军事预算一天天高涨。随着一天天过去，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得到更多的喘息时间，摆脱象沙佩维尔事件和索韦托事件所造成的困难，并使它迅速变成世界军事和经济大国之一——所有这一切都得到西方各国的支援。

一九六〇年沙佩维尔事件发生的时候，南非的军事预算只有4,400万兰特；而去年索韦托事件的时候，军事预算增加到13,500万兰特。资助南非预算的外国贷款根本是用来支付这种额外获得的军用物资，两个数额几乎完全相抵。贷款主要来自各西方银行和世界银行，后者是一个政府间机构。

一九六〇年发生沙佩维尔事件时，在南非境内的外国投资为30亿兰特。到发生索韦托事件时，数量已超过100亿兰特。一九六〇年单单美国投资就达28,600万美元。而在索韦托事件后差不多一年的今天，它已经超过16亿美元。一九六〇年发生沙佩维尔事件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南非几乎没有任何投资；在索韦托事件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投资总值已超过10亿美元。在沙佩维尔事件和索韦托事件期间，法国的投资从不足2亿美元增加到将近10亿美元。

这就是问题，是险恶的。就是因为有西方国家的投资，所以在南非宣布实施班图斯坦化，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奴—主关系之后，仍然没有人采取任何行动、没有迅速的行动、没有采取行动，保证在沙佩维尔事件后把西方国家公开宣称的基本价值在南非强制执行。从我引用过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一九六〇年沙佩维尔事件以来，这些投资增加到三倍以上。明天，它们仍将继续增加，永无穷尽。

只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军备发展成为军事和经济力量两方面的可怕机器进行内部镇压和对外侵略，和平地转变情况是不可能的。对大多数非洲人来说，我们

确信，只有一致对该种族主义政权施加最大的压力才能促成变化。 不然的话，就象卡特总统几天之前所正确地指出的，“日益扩大的种族冲突威胁着南部非洲”。卡特总统正确地强调，必须进行“根本的变革”以实现多数统治。他又说，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可能带来“一场旷日持久的种族战争，对所有人都会发生惨重的影响”。

这就是沙佩维尔事件和索韦托事件以来所造成的情况。 没有一个非洲人，没有一个从事不结盟运动的成员，没有一个非洲的朋友能够违背我们向安理会提出的决议草案所体现的精神，能够不采取行动，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施加压力。 强制性武器禁运并不是一种暴力。 经济制裁并不是战争行为，这些都是促成南非转变所必需的最低压力。

大会在上届会议，透彻地审议了南非局势，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要求对种族隔离制度采取国际行动。

大会的压倒多数成员请安全理事会在《宪章》所规定的职权范围内采取行动。

大会第 31/6-I 号决议宣告：

“由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和行动造成的南非局势构成对和平的严重威胁，须依《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大会第 31/6-D 号决议，再次请安全理事会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条的规定，采取紧急行动，以确保所有国家停止向南非提供武器、弹药、军用车辆及零件和任何其他军事设备，并完全停止提供任何能使南非加强军事和警察部队的合作”。

大会进一步请安全理事会呼吁所有政府特别要：(a) 充分执行对南非的武器禁运，任何类型的武器毫无例外，(b) 不得输入任何南非制造或同南非合作制造的军事物资；(c) 终止现有的军事安排；(d) 禁止在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组织、机构或公司向南非运送或供南非使用任何足以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获得核武器能力的设备

或裂变物资或技术。

大会第 31/6-K 号决议促请安全理事会

“在研究继续进行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斗争的问题时，考虑达成停止外来资本在南非作进一步投资的步骤。”

一九七六年七月在毛里求斯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和一九七六年八月在科伦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都要求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政权实施有效制裁。许多非政府组织以及代表了全世界广泛的舆论的许多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我愿特别指出，大会向法国、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三国政府提出的特别呼吁，请他们停止以否决权来保护该种族隔离政权，并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帮助执行有效措施，以处理南非的严重局势。

我希望这些大国一过去，它们甚至投否决票反对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能注意绝大多数会员国提出的呼吁。

我认为情况很明显。那些顾虑到它们在南非既得利益和投资的人会发现，在将来施加压力会更加困难。

国际社会必须切实认清这种威胁和平的迫切严重的危险，以及根本变革的必要，然后根据这种认识着手处理南非的问题。

我们只看到权益的一致，而没有看到权益的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渴望通过各决议，不要让暂时的问题变成无法克服的大问题，并且避免错过根据第七章的规定采取行动导致和平解决的机会。

在安理会——这个根据第七章规定，承担重大责任的机构——所有理事国的谅解和支持之下，我愿再次重申我最诚挚的期望，也就是不要使我们的希望幻灭，这

些希望都是合理的。 不然的话，让我们考虑到其他的手段，我们都知道其他的手段是什么。

主席： 我谢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斯里兰卡代表，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方塞卡先生（斯里兰卡）：主席先生，我感谢安全理事会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同时我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三月份的主席。 我坚信你的丰富经验和你一贯奉行的崇高原则，将会大大地推动和帮助我们的辩论。

今天在这里发言，除了代表我国政府之外，我还同时代表约占联合国会员国三分之二的非结盟国家集团八十六个成员国的现任主席。

安全理事会再度审议“南非问题”，重点还是继续在威胁着和平的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安理会这次开会，许多人要发言，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许多发言是老生常谈，甚或当作“陈词滥调”而置之不理。

可是我们必须请他们耐心一点，因为虽然种族隔离问题确实是老生常谈，但南非政府继续实施种族隔离政策，为南非的黑人带来各种压迫、暴力和剥夺，这是一点也不“陈词滥调”的。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要选在今天——三月二十一日举行。 今天早上，在联合国总部的另一个地方，我们纪念了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因为十七年前的这一天，世界大家庭得知南非的一个小镇——沙佩维尔发生了残无人道的大屠杀。 从那时起，我们纪念这个悲惨的日子来提醒大家：只是因为有人生来属于另一个种族，只是因为他们的皮肤不是白色，竟会有人对他们干下这种残无人道的事情。

从那个时候以后，南非人民还遭到其他类似沙佩维尔的惨案，有些得到国际社会某种程度的注意，由于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有时候也就没有让人注意到，而暴力

下的牺牲者则冤枉死了。然而对南非的黑人而言，沙佩维尔及其代表的意义却是个无时无地不在发生的事情。就在去年六月十六日，南非政府对一群只不过要求用自己的语言而不用少数压迫民族语言来教学的儿童施以打击报复，进一步说明了种族隔离的真正意义。在约翰内斯堡近郊黑人区索韦托发生的残暴事件，大家都已知道，不需我再重复了。

大会去年会议上用了很多时间辩论这个问题，并在大会议程项目6之下通过了一个有好几部分的决议，编号31/6。该决议的一些部分未经表决便获得通过。别的部分在通过时遇到少数但不是没有意义的弃权或反对票。不过，所有拥护这项决议的人都同意谴责合法化的种族主义政策，即南非政府推行的种族隔离。意见不同的地方是关于纠正这些政策的措施。

可是这些谴责起了什么作用呢？对南非政权的态度有任何看得出的影响吗？不时有人告诉我们，情况在改善，只要假以时日，变化是会来的。然而南非政府的行动，无论是在上述决议通过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显示任何改变心意的迹象。世界舆论如果对南非统治者的良心有任何影响的话，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说正在采取措施来消除他们认为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种族隔离，实际上只不过是些小小的刺激罢了。我们还知道，即使是那些勉强的措施，也没有使占绝大多数的南非黑人的日常生活有些什么两样。

另一方面，南非政权采取的比较有形和重要的措施，清楚地证明它决意维护种族隔离的实质。他们极力推行的班图斯坦政策，目的是想通过对南非领土的支解，将所有最好的土地与资源保留在实施种族隔离的南非之内，把贫瘠偏僻的荒地划给班图斯坦。对南非不幸的是：世界的认识太清楚了，没有受它的骗，大会在第31/6号决议中特别要求各国政府不给予特兰斯凯——第一个班图斯坦——或其他的班图斯坦任何形式的承认。不过我们要问：这个决议和国际的拒绝承认会使南非政府抛弃它的罪恶计划吗？我们认为不会的。南非的统治者无论有什么弱点，却不乏其顽固不变的态度，这也是使他们和他们的种族隔离政策能够苟延至今的原因。

对大会第31/6号决议的投票过程作个检查，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削弱了世界大家庭要消灭种族隔离罪恶的决心的原因。我们今天不是要调查或评论这个情况是为什么和如何发生的。但让我们都承认，在联合国里有一些代表虽然重申他们对种族隔离的谴责，但另一方面却认为不便于——最温和地说——遵守和执行这些决议。

他们同意种族隔离明显是个罪恶，但却认为在目前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担心是如此——他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要比良心的指示更重要。在摆脱种族隔离的日子来到之前，倘若发生一些鞭打、一些虐待和一些屠杀，这都必须视为和平过渡的小小代价，但让我们老实地补充一点，这是因为受害者恰好只有黑人。如果有人认为这些话是不必要的嘲讽，我只有承认。但我要问问：对于那些承认罪恶但又袖手旁观的强国的所行所言，我们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如果我们要估计消灭种族隔离的实际前景，并对支持种族隔离的所有势力及其实力作个评价，我们就必须越过南非的边界到津巴布韦看看。在大会上届会议开始的前后几个星期，曾经有过一点动向，一种对非法的史密斯政权施加压力的最后一分钟的努力。结果怎么样呢？两个大国的一切努力也不能丝毫动摇伊恩·史密斯，使他将迄今仍为在津巴布韦占少数的白人所垄断的政权与黑人分享。在日内瓦短暂的接触和以后，史密斯再一次显示了他的诡辩、拖延和顽固不变的能力，自从他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篡夺政权以来，他靠的就是这种能力。日内瓦的接触及后来的发展，他不是完全没有得到好处。他利用这个机会试图分裂津巴布韦内外的民族主义力量。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我把话题从南非转到津巴布韦。我谈到津巴布韦只是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南部非洲白人的少数政权有多么顽固，史密斯的罗得西亚不仅能藐视世界大家庭，而且藐视那些有力量影响局势的国家。津巴布韦的情况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军事上更强而且把种族隔离奉为信条的南非政府统治下，南非人民又有什么前途呢？

许多人要在安理会这次会议上发言，有些论点和看法他们可以更生动有力地表达，我就不再赘述了。不过，在结束之前，我要指出情况并不是一片黑暗。过去六个星期里，大家的注意力一再被引到争论不休的人权问题上，以及在我们周围不断发生的对人权的侵犯上。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这种对人权的关切，尊重人权是我们大家在接受《联合国宪章》时已表示信奉的了。我们也知道，不仅对人权和人权的侵犯有不同的解释，对这种事情的关切也会因为人权的侵犯者和发生的地点不同而有不同。尽管我们对别处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况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国代表团认为南非的情况是完全没有争议的，因为南非政权已把对人权的侵犯编进了它的宪法和法律。

我说我不认为情况是一片黑暗是因为：如果大家真正关心对人权的维护，那么在我们通过了决议之后，应该以实际行动来保证和加快人权在南非得到尊重。对于南非黑人什么权利也没有这一点，南非政权甚至毫不以为耻。我们必须指出——否则我国代表团对安理会的讨论所作的贡献就不完全——，那就是：大家都知道谁是有能力采取行动的。我国代表团不是要责怪谁，只是要求那些有力量的国家能够用它们的影响力，不仅去提醒南非政府负起它的义务，同时采取措施去迫使南非政府尊重占南非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的的人权，那怕是一点点也好。人权问题是我们在过去六个星期里看到有人在大声疾呼的。

主席：在发言人名单上登记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和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表达我国代表团热烈祝贺你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崇高职位。我深信你广博的经验和主持议会的技术，以及你对人类自由的奉献和对人权的尊重，在指引安理会的辩论取得令人满意的结论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团，我们特别高兴南非问题的辩论由你来主持。

首先，我要重申埃及人民和政府完全支持南非人民，南非人民为重新获得自决和自治的不可剥夺权利，为结束白人少数政权在我们非洲大陆的南部所犯的不人道和可恨的罪行，而进行英勇的斗争，我们同他们站在一起。代表南部非洲所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使他们的人民摆脱种族主义政权的粗暴奴役而进行斗争，我们也要表示欢迎和欢呼。

我们为今日南非人民的斗争引以为荣，他们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坚决地沿着民族解放的道路继续前进，这就证实了我们一贯的信念：人民的意志是不可征服的，他们为争取自由的继续斗争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道路，并且是一种公认的权利，为国际文件和事实所支持，为全世界支持自由、正义和人权的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所维护。

当然，南部非洲的中心问题是南非顽固的种族主义政策，这是所有其他一切问题的根源。自一九六〇年三月沙佩维尔大屠杀以来，国际舆论越来越注意到亟需终止南非非白人的悲剧。

十五余年来，我们的组织在各级上讨论了如何结束不合理和不人道的南非的局势的方法和途径。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面对南非的顽

固和拖延，必须对该少数政权的政府加以外交和经济制裁，这是迫使该政权放弃令人不能容忍的政策唯一有效方法。

在这前题下，安全理事会于一九六三年通过了第181(1963)号决议，请所有的会员国停止出售和运送一切武器弹药给南非。自此之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许多决议重申局势的严重性，并谴责南非继续施行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尽管如此，那个傲慢的种族主义政权仍然顽固地继续其惨无人道的行为，在索韦托、兰加和南非的其他城镇肆意残杀学生、妇女和无辜人民。

一九七六年六月索韦托大屠杀和随后的许多其他大屠杀，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决心用各种强制手段，维持种族隔离的局面。它将毫不犹豫地恫吓和残忍地压制反对它的人。

最近，在去年十月，南非政权的总理沃斯特先生，在《纽约时报》的记者问他是否能够预见他的国家的白人统治终将被黑人统治所取代的可能性时，他说：

“我完全不能预见有这末一天。我要重申，我们有权利住在我们所住的土地上。我们并没有夺走黑人任何东西。”

我们可以问问沃斯特先生，在夺了黑人的土地、自由、荣誉、尊严之后，他的政权还给黑人留下了些什么？

再者，南非公然违反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仍然继续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并且拒绝与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的真正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大会和西南非人民组织进行对话。南非提议采取渐进主义、争取而完全忽视被压迫人民为争取他们的权利的迫切性。但是，最近比勒陀利亚对安哥拉的罪恶侵略（一九七七年二月三日比勒陀利亚国防部已经证实了），显示了比勒陀利亚政权越来越没有诚意。

该政权企图以所谓班图斯坦政策来维持它的统治，因此有特兰斯凯宣告所谓独立。国际社会谴责这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为了巩固其篡权，所玩的把戏，硬把南非的几百万人民在他们自己的家乡变成了外国人。大会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的决议是针对这些阴谋的最好答复。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能让南非继续违抗多久。再者，联合国有责任要保障受外国统治和压迫的人民的利益，尤其是有责任要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是否能够尽到我们的责任和道德义务。国际舆论指望着我们的组织能确保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所宣布的国际道德规范和原则在南非实施。

很坦白说，世界上很多地区仍然有种族歧视。但是，每个地方都认为种族歧视是一种必须加以迎头痛击的罪恶。而南非却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目标，世界社会的道义。远在一九四八年联合国建立的初期，尊重人权的初步宣言即已不断受到南非的蹂躏。南非颁布了一个又一个法律，实施凭肤色差别对待其国民的古怪哲学。在南非，每一个人都被分别定为白人或非白人。如果是白人，就是统治阶级，有以剥削非白人为生的特权。在国民生活的每一方面，非白人都受到歧视，贬为奴隶。

南非的非洲人对于口头谴责种族隔离已经感到厌倦。他们的正义事业需要实际而有效的支持。如果我们要致力于南非的和平与稳定，就不能不支持他们。

我们应该很明白，在南非境内为争取自由、种族平等和人类尊严而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抉择的十字路口。一条是走向以最小的痛苦达到完全消除种族歧视的道路，另一条是走向血腥的种族大屠杀。如果任令南非的局势这样继续下去，一定很可能导致战争，其规模可能是我们预计不到的。对最近事态发展的分析，使我们确信，在不久的将来，国际社会必须在很明显的两条道路中作一选择：严肃而坚决地工作，为实现人民的意愿而建立必要条件，乐享国际和平，使得我

们的世界能够在安宁中有时间努力为人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或是面对一场广泛的解放战争，那将是以武力和暴力改变现况。但是，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立即采取久应采取的必要决定，可以使流血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南非境内恢复人的尊严和价值，避免另一次大灾难。

能否在付出最小的痛苦下消除种族隔离，主要看我们能否发挥集体意志，以及我们组织中的某些成员是否愿意终止与种族主义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核子领域的勾结。南非政权就是通过这种勾结才能够获得今日所使用的一些尖端武器，实际上南非已经使用这些武器对内进行镇压非洲人，对外侵略独立的非洲国家。

关于这方面，埃及一直提请大家注意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及以色列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的危险性。我们对这种危险性的认识，完全是根据纯客观的分析，最重要的一项事实是这两个政权已经成为我们非洲大陆南北两个拥有毁灭性高级尖端武器的大军火库。

以色列和南非的军事关系是从一九四八年南非的犹太复国主义志愿军与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殖民者并肩作战时开始的。以色列人自己说：“南非的犹太人虽少但就训练有素的志愿兵而言，对以色列作战的贡献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更大。”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战争也是如此，在这两次战争中，许多南非志愿兵加入，并且有许多人实际上与以色列部队共同作战。一九七三年的战争，合作更加广泛，1,500名南非犹太人参加实际战斗。至少有一架南非的喷射战斗机在苏伊士运河上空被击落。

沃斯特总理访问以色列期间，视察了以色列的飞机工厂、海军设施和空军基地，以色列驻南非大使却轻描淡写地说成好象只是观光游览。以色列大使说，沃斯特先生看以色列的陆军、海军或空军，就好象风景名胜“哭墙和锡安山一

样。”

以色列广播电台广播的一篇报告中有以色列和南非军事勾结的更进一步详情。一九七六年八月九日，以色列的广播透露，以色列正在为南非建造长程炮艇。这些船只将装备海对海导弹。有些报告说船只的数目是两艘，有的说有六艘。

上面提过南非志愿兵曾经在以色列的几次战争中，与以色列并肩作战。黑人民族解放运动在非洲声势日壮，可能产生一种局势，使以色列不得不派遣“志愿军”与南非军队并肩作战，以报答南非的恩惠。以色列也可能感到义不容辞地向它的南非恩人提供技术和专门知识。

除此以外，来自非洲未经证实的报告指出，以色列和南非的士兵甚至可能在实际战斗中有直接的勾结。正在安哥拉访问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代表说，以色列士兵现在参与对他们的部队作战。

更不祥的是谣传，南非准备把铀供给以色列。如果这项谣言属实，这种危险的发展所产生的威胁是不可估量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处境都非常不利，而且都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核子武力可能是它们认为摆脱完全依赖西方的唯一选择。在这样的军事自给的情况下，它们可以推行自己的政策，世界舆论或其西方支持者的压力将无能为力。

最近的报道透露了以色列和南非之间军事合作迅速扩展的实际规模和目标。西德出版的《法兰克福评论报》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九日报道说：

“以色列专门制造军火的塔迪兰以色列电子工业公司已经与南非的卡伦集团在比勒陀利亚附近的罗斯林共同设立了一个附属公司。这是去年十二月在约翰尼斯堡宣布的消息。在罗斯林的工厂将生产许多电器和电子装置。该分公司并将销售罗斯林工厂不能制造的非常新式的塔迪兰产品。”

上星期，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五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刊出一篇报告，详细地报道了两个国家合作的领域。该报道证实了南非购买以色列的武器为时已久，而以钻石和其他原料供应以色列，并且在铁路、用煤制造煤气、制造武器这些领域互相技术协助。现在以色列的报纸和其他出版物报道，南非与以色列共同经营一个大工厂，制造反暴动和其他重要领域使用的电子装置，这些电子装置都是西方各国政府拒绝给予南非的。

我们认为，在我们非洲大陆的南北两方贮存着这大量的毁灭性武器，毫无疑问是针对我们非洲人民的，从而威胁到我们非洲大陆和非洲人民的安全。这当然也大大地影响到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但是，以色列与南非合作的真正危险表现在两个政权的继续以武力霸占着人民的土地，剥夺人民的权利，并且将既成事实强加于整个国际社会。

比勒陀利亚和以色列一直拒绝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拒绝参加寻求和平公正的解决办法，而巴勒斯坦人民和南非人民觉得他们等待一项公正解决办法的耐性已经磨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将起来革命已成必然之势。

一九七六年八月第五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科伦坡召开时，对于这两个政权之间进行合作的严重危险性显然有了较大的认识。这种危险性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必须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会议通过的第一号政治决议表示了这种要求，这个会议共和八十六个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参加关于南非的决议表示：

“对一些西方国家以及一些别的国家、特别是以色列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同南非政权继续勾结在一起表示深为遗憾。”（A/31/197，中文本第88页）

几天以前，在开罗召开的第一次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在《政治宣言》中表示：

“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谴责帝国主义通过南非和罗得

西亚种族政权及其盟国不断对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莫桑比克和赞比亚主权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和策划其他政治、经济阴谋，企图在政治上动摇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破坏这些国家为发展经济所作的努力。最高级会议认为这种侵略是针对非——阿世界、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会议还谴责以色列对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类似活动。”（S/12298，第7段）

埃及一再提请世界注意南非不正义情况的继续存在的危险性，我们一再指出任令这种情况继续存在所产生的严重局势。因此，我们向这些兄弟人民的代表和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切国际论坛上，我们都强调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使南非人民能够完全恢复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就是埃及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至九日在开罗召开的第一次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上的立场和目标。

最高级会议的《政治宣言》，我已荣幸地在安理会的S/12298号文件中散发了，其中还说到：

“非——阿最高级会议决定，只要以色列、南非和罗得西亚和政权坚持奉行种族主义和扩张侵略的政策，就在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联合国以及其他一切国际机构内作出更大的努力，谋求最有效的方式方法着重在国际方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孤立这些政权。为此，最高级会议认为必须在政治、外交、文化、体育和经济方面继续对这些政权实行全面抵制，特别是要对它们实行石油禁运。”（同上，第8段）

埃及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现在迫切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国际措施，包括实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使那两个种族主义政权可以恢复理智，放弃他们的政策，在为时已晚之前能认清大势。

我们深信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暴力和镇压已使南非的局势大为恶化，必将导致

具有严重国际影响的暴力冲突和种族大战。

我们认为，根据宪章，安全理事会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法律责任。因此，安理会应该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构成南非绝大多数的黑人采取大规模的暴力和镇压行动。安理会应该宣布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已经公然一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因此，该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和行动已经严重地扰乱了该区域的和平，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必将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极大威胁。

当然这种声明只是安理会的义务。安理会还应该采取更进一步的有效措施，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第一，终止对黑人和其他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人采取暴力和镇压行动；第二，释放一切根据专制的安全法而监禁和所有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被拘留的人；第三，立即停止对反对种族隔离的和平示威者肆意采取暴力行动，杀害被拘留的政治犯和酷刑拷打政治犯；第四，废除一切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措施；第五，废除班图斯坦化政策，放弃种族隔离政策，保证基于公正和平等的多数统治。

再者，安理会必须寻求有效的方法，保证南非政权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387(1976)号决议和第 393(1976)号决议，以及安理会有关南罗得西亚的其他决议。

安理会应该要求所有国家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确实执行这些决议。因此，安理会应该要求所有国家立即停止销售和运输武器弹药及军事装备到南非，并且停止在核领域与南非政权进行任何合作。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充分执行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安理会通过的第 282(1970)号决议第 4 段，关于加强武器禁运的规定。

安理会应该注意到终止外国在南非投资的重要性，并采取其他措施阻止与该种族主义政权进行经济合作。因此，安理会应该请所有国家政府和联合国的所有专门机构，不要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在南非注册的公司投资或贷款。

为了确保这些措施的有效执行，安理会必须要求南非政权采取步骤遵守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规定，并且在一定期间内就它已采取的步骤

提出报告。如果该政权不遵守这些决议，安全理事会应该立即考虑根据宪章的一切规定，包括第五条和第六条及第七章的规定，采取适当的行动。

安理会应该对所有为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而斗争的人表示声援，对所有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暴力和镇压下受到迫害的人表示声援，以反映世界社会的良知。

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先生在声援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日已经明白地表示了埃及的立场。他说：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强烈谴责沃斯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对非洲南部的兄弟非洲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企图通过血腥的屠杀维持其统治并且强制实行种族歧视。埃及重新向我们正在对种族主义和殖民政权进行斗争的兄弟提出保证，我们一定要给予他们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并且向殉难的烈士和为了争取自由以各种形式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进行斗争的所有志士致敬。”

萨达特总统于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在开罗召开的第一次阿—非最高级会议上作主旨讲话时所宣布的已经履行了我们的承诺。

现在我们要表示我们的坚强信念，我们的组织所面对的问题是，要在采取行动和不采取行动之间，在不愿采取某些坚决而有效的方法和必须毫不迟疑地对付沃斯特政权的违抗之间，作一抉择。只有一致的行动，包括采取特别的措施，才能取得公正和平等的胜利。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是很明确的：立即开始汇集在这次辩论中提出的各项措施，以保证整个国际社会接受并执行这些措施。

主席：今天最后一位发言者是安理会根据其临时议事规则第 39 条同意邀请的勒巴洛先生。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勒巴洛先生：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给我这个机会在开始关于阿扎尼亚情况的重要辩论时向各位说几句话。

对我们阿扎尼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人来说，这个辩论正好在我们为自由和独立而长期斗争的日历上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开始，是有重要意义的：三月二十一日，今年的这一天是一九六〇年那历史性的积极行动运动和沙佩维尔——兰加大屠杀的十七周年。

安理会还记得，在积极行动运动以后那惊天动地的事情把我们的斗争提升到新的高潮，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只有靠横蛮的暴力才勉强控制了局势，阻止了一个民主国家的诞生。

三年后，阿扎尼亚作家刘易斯·恩科西指出，亲自发动并领导那积极行动运动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大会主席、阿扎尼亚人民的民族领袖芒加利索·索布克威当时

“……布置了一个危机，吓坏了南非政府，几乎带来了常在一夜之间造成政权转移的那种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

今天，我们对于在沙佩维尔、兰加、范德比尔帕克、尼扬加以及其他非洲城镇牺牲的人，以及最近在六月十六日索韦托民族起义后的大屠杀中丧生的人的悼念，又因为另一位非洲革命的杰出英雄，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马里安·恩古瓦比的被暗杀而更加深痛。

主席先生，你自己曾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努力不懈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站在一条战线上、在一起工作过，因此一定更能深刻地了解非洲人怎样痛惜因卑鄙的暗杀而失去一位敬爱的领袖。我们谨向刚果的兄弟人民和恩古瓦比总统的家属致最深挚的哀悼之意。

主席先生，你也知道，你被选为贵国派驻这个崇高组织——联合国——的首席代表这件事，人们不仅是欣快而已。因此，由你来主持这个辩论，特别是当你刚接任不久就来主持这个辩论，意义非常重大。

如果我们并不觉得那么欣快，那和你个人无关。正相反，我们和主席先生一样明白，要想大国跟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站在一边来执行那些和这个世界组织里少数强者的既得利益相冲突的决议，还有许多大障碍必须克服。

现在这个辩论是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九日安理会一致谴责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六月十六日屠杀索韦托的学童和其他阿扎尼亚爱国人士的第392(1976)决议的延续。当时决定安全理事会要继续处理这件事情。我们都很清楚，南非警察残杀无辜的情况已经恶化不只一百倍。

阿扎尼亚的空气里充满着为国捐躯者的血腥味。在南非全国、大城市如约翰内斯堡、开普敦、比勒陀利亚、伊丽莎白港、彼得马里茨堡、布隆方丹和德班，小村庄如恩戈耶、图尔弗卢普、塔巴恩朱和夸夸，乃至小班图斯坦村镇如乌姆塔塔和马非京，男、女、老、幼，小至四岁幼童，都不免残遭杀害。

这些暴行，就是种族隔离的南非对国际社会的规劝和警告，例如安全理事会的第392(1976)号决议，一种惯常的蔑视的答复。然而就在这个辩论的前夕，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纽约市的一些舆论权威却在抱怨说，主张阿扎尼亚实行非洲人多数统治的温和呼吁只能使南非白人的立场更为强硬。

和以前一样，这些人最关心的是那些压迫者自私的感情，而不是我国受压迫人民所承受的巨大不正义。这种伪善的高调只不过是一层烟幕，为了想遮盖维持阿扎尼亚现状的真正理由：压迫和剥削土著居民、榨取我国自然资源，以获得丰富的收入。

十七年前，安理会第一次提出了种族隔离殖民主义的问题，后来又确认这种丧心病狂的制度危害和平，现在安全理事会再不能继续陷于周而复始的瘫痪了。在

大多数会员国都认为联合国必须为支持阿扎尼亚的被压迫人民采取行动时，力量强大而任性的少数却故意从中破坏。

不管传统上支持种族隔离的南非政权的人们愿不愿意承认，南非的白人正面对着暴风雨般的黑人的仇恨，处境十分危险。现在拖延问题的人，必须对迫近南非白人的不能避免的灾难的后果负责。

对于有领悟能力的白人来说，逼在眼前的危险已经十分清楚。他们虽然被半军事性的警察挡住了，未能接触到叛乱中心，但是在报上也看够了黑人的愤怒。自从去年六月以后，斗志昂扬的黑人冲出了索韦托、古古莱图和阿思隆，把斗争带到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的闹区。我们年青人有无比的勇气和钢铁般的决心，用石头和棍子去斗装备着现代武器的半军事性警察，使白人大为惊恐。

对我们解放运动的人来说，温和的反种族隔离的白人的进步改革党在最近这一次约翰内斯堡市选举中获得空前的胜利，一定要从白人大惊慌的角度来看才有意义。沃斯特的警卫部队头头们策划要把他拉下台来，这个日暮途穷的图谋，也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从全体阿扎尼亚人民充分自决的基本要求的观点看来是不足重视的，并无真正诚意的废除种族隔离运动，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沃斯特能随时向支持他的白人少数指出，西方大国在联合国内的行动支持南非的现状。

在将要展开的下一回合斗争中，请别以为阿扎尼亚的自由战士们还会完全依靠石头、棍子和其他原始武器。在六月十六日以后震撼了南非根基的勇敢青年男女已决心要学会游击战术，准备用现代武器打一次人民战争。历史上充满证明，发起革命战争的人民最后总会战胜敌人的，不管敌人有多强。只要看看毗邻的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回顾一下安哥拉兄弟姐妹战胜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胜利和种族隔离的南非在安哥拉丢的脸，以及几内亚一比绍的胜利，我们就可以对阿扎尼亚满怀希望了。

事实上，谁能忘记英勇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人民对美国侵略者的胜利？

我们崇敬的领袖芒加利索·索布克韦最近会见一位得过普立兹奖的美国黑人记

者时描写阿扎尼亚的一般情况说：

“我们在沙佩维尔克服了对不遵守法律后果的恐惧……进监牢然后成为克瓦梅·恩克鲁玛所称的“监牢毕业生”已成为值得尊敬的事。我们已经从白人手上夺走了这个武器。

“在索韦托的白人现在只能依靠他们最后的武器——枪。在索韦托，我们学会了不怕枪。现在，白人依靠枪，我们也能有枪，所以冲突是免不了的。”有些人善于胡说八道，说非洲解放运动只不过是别国的工具。这种胡说八道，对那些站起来要在自己的乡土恢复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的男女老少真是莫大的侮辱。我把这件事提出来，因为这正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些舆论权威的惯技，扯些不相干的事为他们对南部非洲白人少数政权的支持找理由。

在阿扎尼亚战斗中当先锋的主力军。在沙佩维尔和索韦托创下战绩，并且坚决要跟种族隔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打一次自力更生的人民战争的人们，他们只效忠于正在斗争的群众和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目标是不分种族的民主的阿扎尼亚。我们已经选择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因为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都有选择自己的路线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必道歉，正如我们不必为了我们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上选择了高贵的不结盟政策而道歉一样。我们绝对不是为了要成为任何外国的势力范围而斗争的。

现在我要转到非洲的要求应该是这个辩论的主题这个问题。四个合理的决议草案已在草拟中。种族隔离的南非既已确切证明恣意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神圣原则，我们希望这次不再遇到西方领导国家的反对票。还有，我们民族解放斗争的烈士们、我们被监禁的领导人 and 所有的阿扎尼亚自由斗士既是联合国原则的真正维护者，西方国家如果再投反对票，这就证明西方国家口口声声讲人权原来是有选择性的，也就是口是心非。

全世界人民都在注意这次的辩论，我们必须以事实证明比勒陀利亚法西斯政权是孤立的。甚至，在不到两个星期以前，沃斯特政权提出另一个严峻的法律——

新闻检查法——时，连白人议会里的反对党都骂它是法西斯政权。比勒陀利亚的希特勒徒子徒孙决心与全人类为敌。

即将提出于安理会的四个决议草案，只是朝着正确方向走出的一小步。如果这样的决议草案不获通过，则种族隔离的南非对境内非洲人血淋淋的压迫，对津巴布韦白人少数政权的支持，以及在纳米比亚托管领土继续与联合国处于战争状态，都将受到鼓励。

对比勒陀利亚那些丧心病狂屠杀幼童的人实行强制性禁售武器，只是打击种族隔离殖民主义的一种和平方法。主张采取和平方法的人，现在正面对他们自己的主张的考验。如果他们希望人家相信他们所说的那一套，他们就必须支持对南非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以及经济制裁、禁止投资、坚决谴责该种族隔离政权等和平主张。

主席：今天这个会的最后一位发言人已讲完了。在散会以前，我希望和各位协商一下以后几天的时间安排。有些代表建议我们不妨每天保留一些时间供非正式协商之用，建议我们在星期二和星期三上午十点半开会，把下午的时间留供非正式协商之用。

如果星期二和星期三可以这样做，以后的事我们可以以后再决定。如果没有人反对，下两次会议的时间就定为星期二和星期三上午十点半至下午一点，以后再决定以后怎样进行。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下午七时十分散会